

責任編輯：孫嘉萍

張愛玲的《小團圓》

段懷清



這是《小團圓》的開篇，亦是《小團圓》的結尾。

那個只能在恐懼中等待的孩子，那個記憶中的母親似乎永遠在整理自己的旅行箱，而自己也似乎永遠只是在為隨時準備遠行的母親遞送那箱的孩子，又有誰會知道，這個孩子每當這樣的時刻，內心深處的真實感受呢？是對父母為中心的家庭出現的破裂或者解體的恐懼，是對母親走後自己未來生活的恐懼，是對母親一走後無所依歸的恐懼，是一個失去了母親的溫暖庇護的成長中的孩子對於生活的本能的恐懼……所有這一切，對於尚未理解人生與生活的九莉來說，只能等待，除此她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選擇。那是怎麼樣的等待啊！如同面對死亡一樣的恐懼！生命如同大考，而她自己，似乎是處於面臨這樣的大考之前那種幾乎令人窒息的等待之中。總是噩夢，一連串的噩夢……

在《小團圓》中，張愛玲對母親「一生」的顛簸飄泊，似乎又有不同於《對照記》中的一些細節，更準確地說，在《小團圓》中，張愛玲對她的母親的一生，儘管已經有了更切實的體會與同情，但畢竟因為他們的一生對她自己影響甚巨，所以《小團圓》中似乎還是有未曾消滅淨盡的戾氣，這從作品中九莉對其母親的態度中可以感受得到。她甚至選擇了償還母親在自己身上所花費的金錢這種方式，來作為母女倆可能是最後一次的話別；而更讓讀者們感到震驚的，在自己的母親為此而流下了酸楚的淚水的時候，九莉會覺得這樣的場景似乎與張秋的性格不大符合。其實這其中包含了多少生活的無奈與苦楚！一個曾經驕傲、敏感而自尊的心靈，遭遇了另一個正在成長為驕傲、敏感而自尊的心靈，這其中又會發生多少世俗生活中視為「異端」的行為故事呢？

都是出生於晚清曾經煥發一時的大家庭，撇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確立起來的「新」標準，那樣的家庭，不用說，也可以說是傳統家庭。從那樣傳統的家庭裡走出來的一對男女青年，結合生子，也一度恩愛，花前月下琴瑟和諧。但這樁善始善終的美滿婚姻，卻未能善終，並最終給張愛玲和她弟弟的一生，帶來了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甚至影響到他們一生的性格、情感世界乃至現實人生的選擇。

如果僅僅讀到張愛玲早年作品，從中得到的信息似乎是她對自己的父母，尤其是自己的父親滿懷著怨恨。這種怨恨在她從父親的幽夢中逃脫出來之後表現得最為強烈明顯。她甚至一度發出永遠也不原諒這樣的狠話。但無論是先出版的《對照記》，還是剛出版的《小團圓》，我們都已經感受不到張愛玲原本對自己的父親的那種怨恨，取而代之的，是對父親「生」的理解和愛上的同情（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是既飽含著親情又超越了親情的生命對生命的艱難與掙扎的慈悲。

凡是讀過《對照記》的讀者，對張愛玲父親的形象印象都極為深刻。尤其是那個只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圈又一圈地踱步，行進中嘴裡還在喋喋不休地朗誦著那些千古奇文的父親，那個將孩子們在弄堂裡的溜冰，說成是「馬路巡檢史」的父親，那個將終其一生無所成、碌碌無為的父親……或許真如張愛玲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問題是，為了這樣的懂得，她付出了怎樣的情感和生命的代價？她在三十歲之前幾乎一直無法根除的那種對生命與生活的恐懼感，又是怎樣被裝飾成一件件炫目的飾品的呢？

大考的早晨，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艦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像《東望洋》中克羅斯裡奴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所有的戰爭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為完全是等待。



鏡頭下的花鳥之一

(攝影)張世華

「四菜一湯」和二十平米

商子雍

把「四菜一湯」和二十平方米辦公室捏攏到一起來做文章，是不是顯得特不倫不類？但事實上，以上這麼幾個與辦公室以及茶、還有湯有關的數字，都是上級對下級的一種規範和限制，和內地端正黨風、政風有關，和反腐倡廉有關，所以，把「四菜一湯」和二十平方米辦公室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話語摺在一起說事兒，還真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

我查了一下，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即倡導以「四菜一湯」招待客人，原因是在當時，公款吃喝（而且是大吃大喝）現象已經相當嚴重。不過倡導不是嚴禁，所以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公款大吃大喝之風已有犯濫成災之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濟日報》發表了《必須重提「四菜一湯」》這麼一篇貌似振聾發聵的文章，有關方面也隨即頒布了公款宴請只能是「四菜一湯」這麼一個渾身斬釘截鐵的標準。一晃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公款大吃大喝的惡劣風氣糾正得怎麼樣？是不是愈演愈烈，咱們姑且不去判定，但發展勢頭絲毫未減，卻分明是不爭的事實；也因此，當年會有一些人視為「反腐良藥」的「四菜一湯」規定，就徹底回歸了它的本來面目——銀錢鏽蝕，全然不頂用。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我曾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樓就壞在模糊上》的文章，指出在中國官場文化中，模糊是一種被人操弄得出神入化的處世手段，而「四菜一湯」待客規定的精髓，就在於模糊，有數量規定，無價格規定，有意無意地留下這麼大的空子讓人鑽，也難怪公款大吃大喝的風能在「罵」聲中非但巍然不動，而且還大步前行了。有人看過文章後對我說：「題目應該改成《妙就妙在模糊上》——頒布這麼一個規定，既玩兒一把反腐倡廉秀悠悠老百姓，又不斬盡殺絕得罪有權者，真是妙不可言啊！」是這樣嗎？但願不是。

遺憾的是，類似的讓人心生疑惑的規定還在繼續出籠。一月十九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規定正部長級別的官員辦公室使用面積不能超過五十四平方米，縣長書記不能超過二十平方米，而科級以下每人使用面積六平方米……對這麼一個標準，我倒不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地做出完全否定的評價，但問題是有關方面必須說清楚，不容標準中有半點模糊存在。譬如，標準中所言之辦公室，是指狹義的辦公室，抑或指廣義的辦公室？幾年前，我作為政協委員去西南某省考察社區建設時，曾進入過一位某市政協副主席的辦公用房。這位副主席的辦公用房是一套面積一百多平方米、裝修精美的建築，由狹義的辦公室、會客室、午休室（其實就是臥房）、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的洗手間等房間組成。廣義地把上述所有用房全都認定為辦公室，那這位副主席無疑大大超標；可如果狹義地認定辦公室，把和狹義的辦公室相連的「會客室、午休室（其實就是臥房）、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的洗手間等房間」統統剔除，那情況可就大不相同了啊！

所以，國家發改委如果不是僅僅要秀一把，而是真的想剝一剝各級公共權力機關的辦公大樓越來越豪華的奢靡之風，那僅僅發布上面那種粗線條的模糊標準是根本不行的——二十多年前曾風光一時的「四菜一湯」待客標準最終淪為笑柄，就是前車之鑒。這一次，一定要把標準搞得盡可能細，別讓心術不正者有可乘之機；當然，更重要的是，還須進一步聯合相關部門制定出嚴厲的懲處辦法，並一絲不苟地執行。

國家發改委之所以公布《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顯然是由於他們認識到了公共權力機關在辦公用房上的腐敗，已經使得民怨沸騰。但願他們能把這件事做好，以改善執政黨的形象，並增強執政黨執政的合法性。

吃死驗無傷

華

在方言相同、俗語相通的閩南和台灣沿海地區，如果有誰進餐時，不小心被魚骨鯁住或被飯菜噎住，逗逗趣的人就會說：「小心點兒啲，吃死驗無傷啊！」原來，這「吃死驗無傷」是沿海地區人們的一句口頭禪。說起來，這句話的來歷還有這麼一個小故事：從前，閩南有個偏僻漁村，好不容易請到一位教書先生，村裡人大大小小對他畢恭畢敬，這個拉着他的手，那個拖着他的衣襟，都關心地探問：「先生，你平時愛吃什麼菜？」

過去，私塾先生的伙食是各家各戶輪流着辦的。先生看來真心誠意，也就沒一點客氣，說：「我最愛吃的就是這裡特產的蠔仔（牡蠣），餐餐蠔仔也吃不厭。」大家知道了先生的嗜好，每一餐也就少不了給他烙些蠔仔餅，做些蠔仔飯，煮些蠔仔湯，一心想把先生養得胖胖的，讓他更安心地教書。

這位先生愛吃蠔是真，吃不厭是假，不幾天就大傷胃腸。村裡人看着先生漸漸消瘦，就關心地問「我們款待有何不周？」

先生礙於面子，總是避而不答。

一天，村裡抓到一個慣偷，有人主張把他打死，莫留後患。村裡的長輩說：「這件事還是請先生來辦。」先生說：「把賊子關起來，從今天起，將準備給我吃的蠔仔都讓給他吃。」

聽了先生對盜賊的處置，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既然要教書先生處理，只得聽憑他意。

幾天後，盜賊忍不住捂着肚子痛苦呻吟。第二天，盜賊就失蹤歸陰了。

這件事傳到縣衙耳裡，他猜想，盜賊肯定是被慣偷的百姓打死的，於是趕緊派人前往驗屍。但是，左查右驗，卻找不出半點傷痕，這件事也就不了之。

事後，村民們豎指稱讚私塾先生處理得好，私塾先生說：「這叫吃死驗無傷。」

打那以後，人們也害怕教書先生吃蠔而死，就沒再老是給他蠔仔吃。

教書先生終於知道，食物處理不當是可以致命的。原來，蠔由於生長於海水中，和過濾水中微生物作食物，很容易受病毒和病菌污染，如果沒有煮熟，吃了輕則腹瀉，重則帶來生命危險。此外，生蠔在加工過程中不注意衛生，加工後長時間在空氣中暴露，也極易引起一些病毒和病菌的滋生繁殖而導致急性腸胃炎。

這句俗語告訴人們，凡事適度。就像好酒不可貪杯一樣，再好的食物一旦吃過量，都有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經濟學博士的詩集



近年來博士很吃香，經濟學博士尤其受歡迎，這便使人每想起洪傳經博士。洪教授為我國較早的經濟學博士之一，今已不為人知。他同時又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我只是因為讀了他的遺著《敦六詩存》，並據書中線索向他的詩弟子周明道了解有關情況，這才知道了他的經歷和具體情況。要了解一個人，莫如讀其詩，只有從其詩和日記中才可以讀出其人其真。洪傳經的日記已無從讀到了，這本詩集，是周明道冒風險保存了他的詩稿，在他作古二十多年後才出版的。

洪傳經，字敦六，安徽懷寧人，一九〇六年生。他的父親是一個有識見的文人，不但他接受嚴格的哲學訓練，而且在他讀中學時又請了教師教他英文。他十八歲時考取中央大學。大學期間，郁達夫被國民黨政府通緝，隻身倉促出奔，他護送郁達夫脫險，並以詩送之：「一書竟報返高賢，行色倉皇盡室捐。鴟鵂狼貪何日了，與公再結未緣。」從其詩中又知，陶行知、黃侃等人與他有師生之誼，徐悲鴻為他畫過像。他二十四歲大學畢業後，同當時一些有志青年一道，赴海外求學。留學期間，他的父親去世，也沒有能送終。他留學法、英、一九三二年，在法國帝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次年被選為國際學生會副會長。此後他遊歷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瑞士等國。對這些國家作了考察，「三十海外歸」，一九三五年歸國。當時國內一片混亂，經濟學沒有用處，他能做的只是在大學教學，所以歸國後即主講湖南大學政經系。他當時只有二十八歲，可謂少年英俊。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洪傳經授課於湖南、四川、安徽等大學，自海外學成歸來，他一直在大學教書，是一位年輕而有為的教授，

父親替他取名傳經，注定了他以教書為生。那些年他對祖國的貢獻，就是培養了一些經濟學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正是國家需要經濟學人才的時候，他被分派到蘭州大學經濟系任教，不料發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授課時，他從學術角度對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的優點和不足之處進行剖析。對一位大學教授來說，這本是極尋常的事，可是他竟因此獲罪，在《甘肅日報》被重點批判。詩中有「金銀氣散餐何有，惹惹心虛謬未休」、「論墨科因困道晚，狂頑應悔讀書多」、「是非黑白原難說，休戚榮枯利此身」等句，可見當時心情。他如果能「承認錯誤」，或找周恩來幫忙（他與周有舊），處境都會好一些，但他不肯認「錯」，也沒有去求周恩來，於是「五十竟懸車」，離開了心愛的講台，跟女兒住在了杭州，從此開始了他一生的悲劇。

到杭州後，生活艱難，「當年名利不關懷，自詡清流與俗乖。到此方知吾道損，居然柴米上心來。」一位飽學之士，不但失用武之地，甚至為柴米而憂了。洪傳經自云到杭州後有「南冠之厄」，並說初冠南冠，「尚與少數師友唱和，吟嘯自若也。厥後管制益嚴，復有抄家之變，圖書詩稿，喪失殆盡。」從他「誰知北郭弄真性，竟有南冠到此身」詩句看，這次戴帽還是因為蘭大時「攻擊」之事。

自着「南冠」，生計更艱，幾乎全靠友人接濟，詩中每有謝人饋食饋物之作。且老天下不睜眼，他的大女兒竟因憂慮而早逝。一九六二年之作至有「愁多聊自遣，貧極總難醫。敢畫春盤餅，高堆不厭飢」、「救貧聊止酒，排悶強裁詩」、「豈有文章撐腹股」等句，有老友來詩索和，他的和詩曰：「報君一語君休笑，燕已寒僵不應聲。」後來答友人詩有一聯為：「波濤見慣心猶壯

，憂患會多念轉平。」這些都是他「文革」前在杭州情況和心情的寫照。

「文革」開始後，這位洪博士的日子更是難過，詩有「放手拋藤杖，低頭着紙冠」、「離著毀鏡廿載後，小詩批鬥萬夫前」、「蓬門長掩羅雀雀，釜灶空陳欲斷煙」等句。一九七一年前後所作《述懷》，可以說是對自己大半生的總結，其中有句：「學匪中西空自許，言非理則不相因。那知以此遭憂患，竟為多言犯要津。」一個少年有成、學匯中西的經濟學家，不但未能再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而且淪落、困厄之況，實實可嘆。《自序》中有一段話，至今讀來仍令人心酸：

自六六年以後，斗室索居，幾與外界隔絕，既鮮朋舊往還，又無書籍流覽，甚至一切行動，均受限制。有時糧斷衣穿，凍餒交迫，人生苦樂，實有難言。其間雖偶有吟詠，但憑記憶，不敢留稿，深恐再遭事故，迫令勞後，殊非遲暮之所能堪。

至此境地，可憐他仍不失詩人氣質，「門罷尚偷吟」，「紀實以詩鳴」，當時好多紀實詩，只要傳出去一首，便完全可以再打他個「現反」。例如《書憤》便是結合自己的身世對浩劫的強烈控訴：

有兒有女竟成孤，無米無柴堪索居。物外親交皆斷絕，胸中丘壑早荒蕪。南冠重比當山石，微命輕於覆轍魚。誰敢挺身分皂白，太陽萬歲日高呼。

此外，不但諷刺到對「寶像」、「紅書」的狂熱，而且直呼「是非黑白都顛倒」。這一時期之作，讀來味極辛酸。一九七二年，他自願衰老多病，知不久於人世，便追憶前作，錄成清稿，交付周明道保存，「一卷猶思死後傳」，並說「詩雖不工，然感物抒懷，骨發自胸臆，厥非為詩而詩……可見余平生出處之痕跡。後之覽者，倘能憫其遭遇，察其為人，進而研究數十年社會變遷之概況，則幸甚矣。」不能以經濟學為祖國作貢獻，但願其詩能為後人研究、了解數十年社會狀況提供資料，文人用世之心，可感亦復可憫。三月作序，九月便悽愴地離開了人間。死時身邊只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外孫，真是「死無葬身之地」，是周明道為料理喪事，並將老人可憐的骨灰葬在了浙江蕭山自家祖墳。

小成本戀愛盛行

蕭愚

金融危機經濟不景，後生子女拍拖也要精打細算，閃婚、找媽相親、小成本戀愛、戀愛消費AA制，成為當今降低戀愛成本的新時尚。

今年二十六歲的廣東人羅某，在從前供職的私營企業月入九千元，去年底該企業倒閉，他跳槽去另一家私營企業，月薪只有三千多元。羅某大感拍拖不夠錢使，原來的女朋友甩了他。好在經紅娘介紹，羅某新結識的女朋友梁小姐通情達理，拍拖時處處為羅某省錢，譬如，減少到豪華餐廳，盡量光顧大牌檔；減少到影院歌廳，多到公園散步；減少打的，多搭巴士；減少購物，減少長途旅遊……梁小姐甚至經常主動付賬，令羅某不勝感激。

戀愛成本，成為時下年輕人關注的熱門話題。近來，有人在網上大曬戀愛成本清單。湖南長沙高某列出一份戀愛花費清單，發現僅僅一周，他的戀愛花費就達到了五百多元。高某月薪約三千元，他和許多戀愛中的男士一樣，擔心「這樣下去，還沒到結婚我就破產了！」而幾位看過這份清單的廣州男士則表示，一周才五百多元，「濕濕碎碎」。有人估算，包括外出吃飯、買禮物、娛樂、旅遊等，平均一周五百元的戀愛花費，在內地各大城市中，屬於中等消費。但是，如今在內地，適齡拍拖的年輕男士月入三千元以下者並不在少數。若一周拿出五百元拍拖，一個月就是三千元，超過月收入一半。

有婚姻問題專家表示，比起二三十年前，如今人們的物質慾望大大膨脹，戀愛成本也高漲了二十倍。面對高昂的戀愛成本，甚至有個別「斤斤計較」的男人失戀後向女方追討戀愛花費，表示「如果對所記金額有異議，可以到他那裡核對發票」云。

「小成本戀愛」成為金融危機下的「新概念」。有戀愛調查顯示，四成受訪者表示，經濟不好但戀愛要繼續，不過會節省開支，談小成本戀愛。這種節省開支的戀愛方式包括：不上餐廳吃飯而在家自煮自蒸，不上影院歌廳而在家聽歌看影碟或在花前月下散步，不出省出國旅遊而在本地遊玩。「花小錢玩大浪漫」成為時尚。戀愛消費模式，也從過去由男士包辦到現在男女共同承擔，戀愛消費AA制尤其在大學生戀人中盛行。

戀愛成本最低的是「閃婚」——盡量省略戀愛過程，如閃電般迅速結婚。據報，重慶一對青年男女，在朋友的介紹下，只是通了五個小時的電話後，還沒有見過面，就閃電般決定結婚，由此刷新了國內已知最快的「閃婚」記錄。此前，長春市曾經有一對男女在通七個小時電話後就決定結婚。

不過，「保守」人士普遍認為，男女雙方從認識到結婚，需要一個培養默契、相互容忍的磨合期，「閃婚」的雙方，往往不夠相互了解，難以獲得幸福。

相比之下，找媽相親「速配」，似乎比「閃婚」可靠些。不少紅娘表示，過去是找不到對象的大齡青年才請人說媒，但如今越來越多年輕男女為減少戀愛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紛紛請信得過的專業媒人或親戚朋友介紹相親，從長相、外形、學歷、家境、性格等多方面綜合考慮進行配對，成功率比較高。據資深紅娘估算，找媽相親可降低戀愛成本三至五成。



無題

(攝影)劉培亨

南京民國機構舊建築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自此直到一九四九年，這裡便成了國民黨記中華民國中央機構雲集的治與軍事中心，一大批供這些機構辦公的建築也因此紛紛拔地而起。在這些昔日的輝煌，有許多至今尚存，默默地訴說着它們昔日的輝煌，並見證着歲月的變遷。

說到南京城內民國機構的舊建築，首屈一指的當屬江路上的總統府了。總統府的前身是滿清兩江總督衙門，它是清兩江總督曾國藩在焚毀太平天國王府後，於原址重建的。辛亥革命後，這裡成為孫中山王府，隨後大總統府、黃興的南京留守府、江蘇都督府、五省聯軍司令部等機構所在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便將國民黨的中央機構遷到這裡。國民政府設在江蘇路，這裡也因此而被改作了總統府。第二年，這裡就被人民解放軍攻佔，結束了蔣某人在此執政的金陵春夢。此後，這裡成了新中國南京市政府的一些機關的辦公之處，門額上開列着「南京市政府」三個字，自然也被撤掉了。到了改革開放後的廿一世紀，這裡又被重新安置在了舊博物館，館內的民國舊建築亦恢復了舊貌。當年的總統府三個字又被重新安置在了大門的門額上。據說這三個字筆筆端莊，漢老書法家陳雲經所書，字字筆筆端莊脫。在博物館院內，遊人可以看見當年孫中山辦公的總統辦公樓，蔣介石的辦公室、國民政府參謀本部、行政院等舊景；也可以在幽靜的西花園（煦園）小憩，回味民國的歷史。

東甯道十九號院曾是國民政府的行政院所在，這裡的招待所與一家軍工企業的研究所得。二〇〇三年，這裡被併入了南京近代博物館，成為了後者的東展區。與一般的政府官署不同，這裡的大門不是向南，而是朝北開的，並且大門也修得很有民國特色。在此處，文獻館收藏的文物史料圖文並茂地介紹了國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部等五院的起源、發展歷程及組織機構與職能。這裡還按當年的實際情況複製了筆架、院長用茶杯、卷宗等用品，給人以置身於那個時代的感受。

由新街口沿中山東路東行不遠，人們會見到於一九四八年，基本建成後被用作此樓建築的中央宣傳部大樓。中央宣傳部大樓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向來未做過通訊的辦公大樓。只是這座樓尚未做過通訊的辦公大樓。中央宣傳部向來未做過通訊的辦公大樓。中央宣傳部向來未做過通訊的辦公大樓。

南京城裡的民國機構舊建築可以說幾乎是隨處可見：在中山北路兩側的現江蘇省各廳局的辦公大樓，是國民黨黃埔同學會的勵志社，該社的社長是由蔣介石親自兼任的。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內的一座西北朝向的建築是國民政府糧食部的官署……這些民國機構舊建築在諸多數正被各種企業單位使用着，但依然矗立在舊址的這些建築卻常會使人們對於一段數十年的民國歷史生出幾分沉思與遐想。